

将将少年文库

文学·阅读·服务

· 社会暖情卷 ·

小酒店里的歌声

毕淑敏 王小民 高巧林 等 著

汇聚曹文轩、孙幼军、张之路、
沈石溪、常新港、安武林、王小民等儿童文学名家

分主题阅读 | 提高作文能力



中信出版集团

小酒店里的歌声

毕淑敏 王小民 高巧林 等 著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• 序一 •

聆听心灵的歌声

王庆杰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社长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自 1982 年创刊以来，刊登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。老一辈和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金波、高洪波、曹文轩、张之路、周锐、杨红樱、安武林、王小民、星河、谭旭东、翌平、葛竞、张国龙、张菱儿、史雷等都有精心之作奉献给《东方少年》的小读者。

爱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：一篇好的作品，字里行间流淌的情感会令我们感同身受，会令我们浮想联翩，会让我们久久沉浸在作者所描绘的故事里、情感里，引起共鸣。

我相信，好的作品，一定是由作者心中流淌出来的。那些故事、那些人物，首先感动了作家自己，然后通过文字写成故事，再传达给我们，让我们感同身受。

这套书里的作品，全部选自《东方少年》杂志。我们按照作品的题材做了细分，将反映同样题材内容的小说进行分类。这些小说的内容可以说涵盖了少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：家庭、校园，友情、亲情，友谊和背叛，进步和落后，快乐和痛苦，理想和未来，群体和孤独。生活中的种种场景都可以在这些故事里看到。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可以提升孩子们对人生的认识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、作文能力和理解分析能力。通过读书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，了解自己在社会和学校、集体和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。

打开这套书吧，这里面有美妙的故事，有美妙的声音。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耳朵，用你的心灵去好好地感受吧！这是作家们从心底唱给少年朋友们的歌！

• 序二 •

读好书，做好人

谭旭东

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儿童文学理论家

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

童年时读什么？对此，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很迷茫、困惑，不知道怎么指导孩子的课外阅读，也不知道孩子该读什么书。其实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最佳的选择。童年没有儿童文学的滋养，是多么遗憾的事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是一本非常好的儿童文学杂志，创刊已经 36 周年，不但是北京儿童文学的阵地，也是全国儿童文学的名刊，当代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名家都在该刊发表过代表性作品。最近，该刊要主编一套优秀作品集，内

容很丰富，有的反映亲情，有的反映友情，有的反映师生情，有的则是反映社会暖情，作者都是经常在《东方少年》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优秀作家。因此，这套书的整体质量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有助于儿童情商的培养，可以说是一套青少年的成长励志书。

本书中收入的作品，以故事和小说为主，文字风格多样，贴近孩子的生活，情节生动，情感细腻炽热，有满满的爱心，可以帮助读者感悟人生，学会做人，树立信心，培育品格，这套书的出版给少儿读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套餐。读了这套书，我真心感受到了编辑们为少儿读者付出的心血。可以说，这套书正好解了家长和老师们的为孩子选书的困惑，提供了一份家庭阅读和学校阅读课所需要的优质读物。

根据我对中小学校的了解，那些家庭阅读做得好，在上小学之前就开始接触优秀故事和诗歌的孩子，语文底子厚，文字感悟力强，学习比较轻松，而且性格更开朗、自信；到了小学还坚持阅读，并且能够读一整套、一整套书的孩子，语文学习更加顺利；到了初中，这些孩子往往更容易走到

前列，尤其是阅读理解能力强，对所有课程的学习都很有益处。

有一次，我到北京一所小学给孩子讲“阅读在学习中的作用”，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，他们中大部分读了很多课外书，其中包括名著和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，也包括一些儿童文学刊物和一些综合性的报纸。课外阅读有利于增长知识、开阔眼界，读好书既是一种优良的生活习惯，也是一个丰富自我人文涵养的基本途径。反之，不亲近文字，没有享受过文字世界之美的人，内心相对干枯，目光也相对狭隘。因此，我在《做智慧父亲》、《语文教育小论》和《做智慧教师》等多部儿童教育和儿童阅读研究著作里，都呼唤家长和语文老师重视孩子的课外阅读，把孩子引领到优秀的文字世界里来。

相信这套作品集，一定能让少儿读者享受文字之美，潜移默化地提高少儿的语文素养，也一定能给少儿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。

“少年天下”系列编委会

主 编：王庆杰

特约编审：孟芊芊

特约策划：李萍

编 委 会：段秋红 崔翌 王梦豪

• 目录 •

- 001 城边有家小酒店 曹文轩
- 034 同你现在一般大 毕淑敏
- 055 最晚的晚报 毕淑敏
- 082 扑不灭的影子 高巧林
- 101 飞 翌平

118 瓜棚上面的月亮 侯建臣

134 阿宝的美丽梦想 王小民

151 红草莓 闫耀明

169 月光的价钱 老臣

177 看铜碗儿 琴

城边有家小酒店

曹文轩

出东城门，往左看，老城墙脚下有家小酒店，小酒店的主人叫草菊，她还带一个弟弟，叫毛毛。姐十七，弟十五，两人把小酒店经营得蛮好，蛮好。客人若不嫌弃，肯光临小酒店，姐弟俩就会手脚不停地招待他，保证让他满意，最后叫他喝得脸红光灿灿，血液流通，经络舒畅，直觉得浑身轻飘如烟斗里飘出的一缕蓝烟，如一片茸茸的羽毛，离开了这个闹嚷的尘世，悠悠地，飘进蓝天白云天国中去了。

然而，经营这个小酒店不容易。不是家中贫寒得板凳只有三条腿，说什么姐弟俩也不会这么小就到这城边上开这家小酒店。

妈妈生毛毛时，月子里落下病，终年卧床不起。爸爸倒是有心思过好日子，好几次想干点大事把家治好，但不是时运不佳，就是他短于算计，常常如俗话说的——二姑娘出嫁——倒贴。折腾穷，穷折腾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家里板凳还是三条腿。他也累了，乏了，没精神了，就差跟妈妈一样卧床不起了。炮灰也会发热，忽然时来运转了，在城边住着的旭初先生来了，说上头落实政策，他要回苏州城里去了，正屋卖了，还有两间厨房留着不要了，要白送他们：“你们该把穷日子结了，去开个小酒店吧。”这人真够交情，他被发配到乡下那会儿，就落脚在他们家。爸爸穷，但心好，尽他所能，去温那个可怜人的心。现在，他报恩来了。穷弯了腰的爸爸泪珠涟涟，抓住旭初先生的手不肯松，摇了又摇。

于是，全家商量了三天，决定身体不好的爸爸留守家中看护妈妈，照料庄稼地。毛毛脑子呆板，反正也不是读书的料，学到初中也就不错了，跟姐姐去开小酒店。

七凑八凑，一阵鞭炮声，这城边小酒店开张了。

草菊吃粗茶淡饭长大，又经受着乡野的风吹雨淋和太阳光的暴晒，但却长得清、细、白、秀。十七岁的姑娘，正是显美的大好时光。那弯弯的、柔柔的线条，很是迷人。一对黑漆漆的眼睛，常是怯生生地看人，睫毛一张一合，目光一亮一闪，让人生出无穷无尽的快感来。她的声音低低的，细细的，软款款的，微微有点气喘，透出一个姑娘家如水的柔情。

毛毛长得一副憨相，憨得也十分可爱。

人们喜欢这小酒店。

当然钱也不是好赚的。这倒不是说早起晚睡地吃苦。姐弟俩本来就是两个苦瓜，这点儿苦不在乎。受不了的是碰上那些存心跟人过不去的顾客们的无理发难。城里人脾气也真大，不像乡下人那么厚道、温情，眼珠子牛牛的，

说话冰冰的。像是他们有钱，就该抖抖威风，摆摆阔架子，做做大老爷，一点儿不周到，就叫，就嚷，就把筷子拍在桌上，或者干脆一扣盘子给你脸色看。

每逢这时，草菊总是搂着毛毛站在一旁不敢动，眼睛里含着无尽的歉意、吃惊和“不知哪里错了”的惶惑神情。当然太过分的人毕竟不多，那些发脾气的人一见着这对眼睛，也就慢慢地平息了。有的临走时甚至还非常歉疚：“姑娘，别在意，今天我心情不好。”草菊点点头，眼睛说：没事没事。毛毛憨憨地看人家的眼睛，觉得这人很有趣，很亲切，心里希望他以后再来发脾气。

也有让人很讨厌的人，譬如说眼下坐在墙角落里那张桌子旁正喝酒的老头。他很瘦小，像粒干瘪的稻壳，又灰又黄的头发乱乱的，胡子不刮，像一绺枯草，上面挂着酒珠。那脸不知多久没清洗了，糊糊涂涂的。他天天来喝酒，而且屁股极沉，一坐就是几小时不肯动。他用手捏几粒花生米，仰起脖子张大嘴，把花生米一颗颗扔进去，扔足了，嚼一嚼，然后喝一口酒，喝得龇牙咧嘴，还吱吱地响，老

头子脾气糟透了，动不动就朝草菊和毛毛发火，而且总是毫无道理。有时，甚至拍桌子扔板凳，硬说姐弟俩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欺负他个老头子，还发狠说放一把火把这小酒店烧了。这次来，要了酒就问：“有鱼子吗？”没有。“没有鱼子叫什么酒店！既叫酒店，就应当有鱼子！”他立即就克制不住地流露出不满情绪，“没有鱼子，这酒店就别开，现人眼的！”莫名其妙，难道天下的酒店就都必须有鱼子吗？若没有鱼子就不能叫酒店了吗？

今天，他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恶劣，一边狠狠地把花生米往嘴里扔，像孩子砸树上的鸟似的那么用力，一边狠狠地喝，差点儿要把杯子喝下去，喝一口，狠狠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，唠叨：“连盘鱼子都没有！鱼子！我要鱼子！没有鱼子我怎么喝酒！”他甚至含含糊糊地骂人。

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的是个年轻人，长得很精神，西装革履，打一条漂亮的领带，极文雅地喝着酒，一举一动，显得优美，很有教养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人是不该到这寒酸的末流小酒店里来的——那丢份子。可是，他却几乎天天

光顾。每次总是那么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地朝草菊微笑，然后拍拍毛毛的肩，说要多少酒和菜。别人总是问好价后再喝，唯独他大方、气派，总是喝完了算账。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拿一张十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，草菊说多少他给多少，从未有过那一般顾客对价格的大惊小怪，更无咋舌之态。

现在，他转动着酒杯，很厌恶地看着老头。

这倔老头露出一副要跟整个世界作对的脸相来，也厌恶地看着年轻人，俨然像一只乍着毛的老公鸡。

这时进来一个大汉，把手里的酒瓶“当”地一声搁在了柜台上，把草菊和毛毛吓了一跳。大汉瞪着草菊：“什么酒？屁！马尿！白水！妈的，连点儿酒味儿也没有。真会骗钱！”

草菊壮着胆子说：“这酒也不是我自家造的，是批发来的。”

“还不会往里面掺水？瞧你那机灵样！”

草菊羞得满脸通红。

“没钱说一声，我白给你。可不要诓人。”

草菊跑进柜台里，拿出一把钱来：“你说吧，赔你多少钱？”眼泪掉在了她的手背和钱堆里。

老实的毛毛也有急了的时候，冲上来，把草菊推开，望着大汉：“赔？陪你坐会儿！”

大汉恼怒了，揪住毛毛要揍他。这时，只听见有人拍了一下桌子，掉头一看，那个年轻人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大汉，他两眼被一种正义之火烧得发亮。此时，他显得更加英俊，更加光彩动人。他走过来，把一张十元的票子拍到大汉的手上，然后抓起酒瓶，远远地扔到窗外。在他威风的目光下，大汉走了。

那个老头忽然坐起来，笑得很轻，甚至有点阴。

年轻人又恢复了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朝草菊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毛毛的肩走了。

“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老头笑得更响，忽然停住，举起酒杯，“那汉子说得对，这酒就是水！不是水还是酒吗？”他把酒杯倾斜下来，让酒流下，酒珠四下飞溅。最后，